

记者探访 | 椒江隔离病房里的“日与夜”



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蔓延
更多的病人或疑似病人涌进了医院
医护人员直面防疫第一线
他们在里面如何了？



2月6日

记者探访了台州市立医院发热隔离病房
了解那里医护人员的“隔离”生活



2名医生、3名护士、1名清洁阿姨组成的队伍



6人小分队 工作3星期出来后隔离2星期

早上10时，记者电话拨打台州市立医院呼吸内科二科主任王晨的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听，辗转问了其他人，得知：“他在隔离病区出不来。”。直到11时，才接到他的复电，也揭开了医护人员直面防控疫情的“隔离”面纱。

王晨说：“自疫情暴发后，医院马上增强发热门诊医护力量，我们隔离病房里收治的都是疑似感染患者。”他是2月1日进入隔离病房的，在那里，他与感染科的邱济海副主任医师，3名护士和1名清洁阿姨组成了特殊的队伍，他们6人将在隔离区工作、生活3个星期，负责里面的8张床位。



医生为患者取咽拭子标本检测

隔离病房分生活区、清洁区、潜在污染区（过度）、污染区（病房）四个区域，生活区就是他们的宿舍和吃饭的地方，清洁区是他们医生写病历、开医嘱、讨论病例的地方。

污染区病房都住着患者，需要穿防护服。

“我和邱济海医生要在里面工作3个星期，出来后再自行隔离2个星期。”王晨表示，本来工作2个星期再轮换，但他们考虑到现在临床医生紧张，而他们出来后还要隔离2个星期不能上岗，就主动要求延长工作时间，减轻其他医生的压力。



上下铺宿舍

1人接电话大家都得惊醒

在市立医院的发热门诊三楼，就是如今的隔离病房。在这里，病房设施相对齐备，但生活区简陋得不能再简陋。

紧邻的三个小房间，隔音效果非常差，上下铺，晚上只要一人接电话，几乎大家都得惊醒。王晨说：“住宿条件比较简陋，刚开始连热水都不能保障，现在慢慢好起来了。隔音很差，基本上一个人打电话，大家就都睡不好。”所以他们这6人有了共识，除了工作电话，其他电话尽量少打或早点打，免得影响大家休息。

而实际上，他们打电话的时间也很少，他们大半的时间都在潜在污染区（过度）和污染区里，那里不能带手机，里面只有一个消过毒的电话，供取药等联系之用。



在这里

白天跟黑夜一个样：随时待命



医生正在给病人取送检标本

医生要与病人交流、开医嘱、写病历、谈话签字、上报病例、讨论病例、查房、取咽拭子标本等，有忙不完的活；3个护士也忙得不可开交：测量体温、量血压、取药、送药、随时观察患者情况、跟病人交流；清洁阿姨1个人要对所有的房间进行消毒、整理……

“在这里，白天跟黑夜一个样，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几号、星期几，反正你就是随时待命，一有患者你就要上。”王晨说。有一次，一个晚上来了患者，他们2个医生和3名护士不管轮岗不轮岗都紧急前去，足足忙到凌晨才稍微躺下眯了下眼。一到点，又马上前去污染区病房。



在清洁区（办公）讨论病例

因为医生资源相对紧张，王晨与邱济海两位医生还兼顾了其他事。王晨还参与了全院发热病人的电话会诊，阅CT片等。前天轮到王晨会诊时，他一天读了40个病人的CT片：“一天下来，脑海里全是片子的影像。”一有空闲，他还兼顾网络上的在线冠状病毒咨询，他说：“在线就诊能减少不必要的医院门诊，减少病人来医院看病被交叉感染的风险。”



为了节省防护服
护士们推迟2小时吃饭



护士在污染区门口

在武汉，曾经一位医护人员满脸防护服的勒痕刷爆新闻媒体，这实际上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真实情况。

“穿防护服久了就会这样的，满脸勒痕、防护服里都是汗水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常态。”隔离病房的护士王林超说。



护士正为患者量血压

“我们穿防护服都必须按照步骤来，最快都要10多分钟。现在防护服紧张，我们的护士王丽燕她们，为了节省防护服，往往推迟2个多小时再吃饭。她们经常在中午饭点时先把污染区的工作处理好，再出来脱防护服。”等她们出来，吃饭时间已过去了2个多小时。护士的辛苦也只有与他们同甘共苦的医生们看得到。



“即使危险，但总要有人去干”



一起加油！

在隔离病房，最煎熬的莫过于家人的担心，但身为医护人员，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他们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：“即使危险，但总要有人去干。这也是我们的天职。”

在这6人中，有抽调的，但大部分都是医护人员主动要求的。王晨与邱济海两位医生，都是医院资历较老的人员，他们都主动要求来到隔离区，把相对风险较高的留给了自己。

王晨和他们的6人小分队正在为疫情早点控制下来而不懈努力！



在这里
他们是医护人员